

南山是祖辈们采石建造房屋的地方。石质以板岩为主，板岩易雕琢，易成型所以也成了祖辈们建房的主要原料。我对于那个小型的采石场最深的印象是险。所以父母们基本上都不会给我们到那里，怕山顶的石头掉下来。但我小学时常到荒废的石场玩耍，因为那一层层裸露的石床上，能够结出一种拇指般大小的野果，我们称为锁眼果。它的根深植石缝中，茎一节一节生长在外面。它的果实就像土豆一样，结在根部。一节根上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果实黑色的果皮包着，味道很甜。直到多年后，我依旧记着那味道。

六岁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岩床上的石头仿佛大地上的窟窿。大我七岁的姐姐和邻家的几人到那里去刨锁眼果。

我们瞒着父母，从家里把小锄头拿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南山脚下，趟过那条不深不浅的河。然后在裸露的岩床上一棵又一棵地挖着。首先你得找到他的茎，然后沿着茎的根部一层层把石头挖出来。只要有足够耐心，茎上能找出四五个锁眼果。

姐姐率先挖出几个，我们像蜜蜂一样，聚在一起，扯下一个放入口中，入口甘甜。河水依旧淌着，那个采石场却已经荒废了多年。而姐姐也已经远嫁，而我每次回家都会去上方走一走，我不知道自己在怀念什么。

故乡多的是山，像南山一样的小山。所以南山也就成了一个少年成长时期的大山。因为得背粪去地里。我生于农家长于农家，父母从小就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所以当你力所能及时，就得随父母一同去地里，参与劳作。而南山上面我家的土地是比较密集的，因为没有直通的大道，所以农忙时节的南山小路也就成了至今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记忆。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这是父母给我的农业思想。家距离南山上面的地大概就是一公里有余，因为得上坡所以加深了劳作的难度，无论背粪还是背谷物回家。在我们那个村庄都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南山南，北水北，南山磨破腿。”这说的就是在南山上种地的人家每年收拾土地或者背谷物回家，都能磨破了腿，南山上的小路真的很考验人或者耕牛的脚步。

至于背粪上南山，那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满载四五十斤重的粪土，这是一个十多岁少年能够承担起的重量。把家附近的粪刮开，然后用瓢基盛放在背篓里面，我能背一瓢半，而父母们能够背四五瓢。走大概四五百米的平坦路，然后就到南山东面的山脚下，你得承受着四五十斤的重量，跟随在父母的身后，一步一个脚印向山顶的地里爬去。当然，偶尔能找到低矮的地埋休息。而休息的时间是吹风，观赏村里风景的时候，能够短暂忘记背上相同年龄段的重量。而我不知道的是，现在南山的土地早已经荒芜，成了草地或者林地。也很少看到有人背粪上南山。

在村里，那可能成为了一些人独有的回忆。对于我时常回忆起那段跟在父母后面，背粪或者谷物的岁月，而我不知道的是，几年后母亲是在残阳下，看着她耕耘那片土地离开的。

我的母亲与南山有着不解之缘。生于南山南，长于南山南，而嫁于南山北，而多年后我有能力提起笔记这些时，才发现南山是母亲的路，南山是母亲的桥，南山还是母亲一生的羁绊。

上世纪 80 年代



在偏远的山村，村与村，村与镇之间连接的纽带就是小路。修公路是后来十多年的事了。母亲嫁给父亲时，是父亲用驴把母亲从外公家接到家里来的，而走的路也是南山上的小路。这是后来母亲与我们闲聊时告诉我们的。记忆中具体的情况已经模糊不清了，“十多年来零零散散的事，压人一截。总之，我就是从南山上的小路来的”这是母亲当时的原话。

那时母亲常常调侃父亲，说南山南的姑娘嫁到了南山北的人家，算是很幸运的了。一来我没有嫁错人，二来离家也不怎么远。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说南山南的水比南山北的清，所以才会有那么俊俏的姑娘。想不到五大三粗的父亲，也懂怎么哄女人，也懂浪漫。而这些是后来姐姐告诉我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生育女让母亲成为了典型的农妇，白天在南山上耕种，可以看着她的新家，也可以看着她的娘家。晚上还要给嗷嗷待哺的我们，洗衣做饭。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也算如意。而父亲成了奔波劳碌的异乡人。那些年他去了个旧，去了建水，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为了家中的妻儿。

时光飞逝，我们也很快地长大，跟随我们一起成长的是一个时代吧。村与村之间通了公路，集镇之间也通了。父亲也再没有在外奔波，回老家的一处煤矿上班，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地有了起色。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平静的日子下总隐藏着生与死的危机。在我十二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病倒了。在第二年春末夏初，她再也没能在南山上耕种土地，再也没能带上我，从南山去外公家。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用来形容母亲的一辈子恰如其分。在她卧床的那八九个月中，没有让子女看出她有一丝的痛苦，每天都总是笑着对我们说：她会好起来的。而我们不知道的是，由于保守治疗，过多的中药水在她体内无法排除时的那种痛苦，在被病痛折磨的两百多个夜晚，是怎样过来的？只知道她走的前一天，坐在家门前，面对着南山一语不发，从早晨坐到傍晚。从露水满天坐到星辰当空。

我更不知道，母亲的死是因为肾功能衰竭。这是父亲在母亲走后五年，也就是我十八岁那年夏天的夜晚说的。父亲说：“告诉你们这些，是你母亲交代的。”我当时不知道母亲的用意。

四五年过去了，母亲已经走了十年。慢慢的明白了母亲这样的用意。她是在告诉我们，乐观开心的活下去。去走完她一辈子都没有走过的路——走出南山，走出集镇，走出小城。去更远的地方。

今年春，母亲似乎又在南山上守望。望她远去的子女，望她心心念念的丈夫，望生地养她的老父亲。在故乡，其实有很多“地标”。有东南流向的小溪，有成排成行的水田，有残破不堪的老房屋……

但我这辈子走不出去的恐怕只有南山了，毕竟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我坚信在故乡有些事物守望着我，那就是南山，那就是母亲。

南山在故乡，日落的地方

王正全

南山南，秋水北。在故乡秋水是不落南山的，南山是日落的地方。它是故乡的一个山岗，无论在何种比例尺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渺小得像一粒尘土，以至于没人知道它的存在。除了故乡的人，故乡的水，还有故乡的落日。至于它名字的由来，没有任何的古书籍记载，只有世代口头相传。

而我为什么对一座山情有独钟，那有可能是承载了我童年记忆，壮年的努力，暮年的悲凉的一座山吧。

清明时节忆外婆

我坐在外婆床边，看外婆的手，满满的皱纹，干枯的。伸手握住，外婆的手很凉，心里不由一阵难受，醒了。醒来，心里却很欢喜。都快三十年了，外婆还是不时到梦里来，看我。我最容易忆起外婆的，是独坐书房，看着窗外，尤其在雨中。并不是想回到儿时在外婆身边，她带着我们兄弟俩生活的情景里，就是想，在我已经成年了、渐渐成熟了后，我能陪她，尽点孝心。为此，常常羡慕那些外婆还在的人。可是，生死异处，奈之何？

那年的初夏，我还只二十出头，今日看来依然是青涩得很。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浑身不适，却又说不清楚。没病没痛的，竟然坐卧不安，饮食无心，自己觉得莫名其妙。盛夏回了家去。刚到家的那个下午，与母亲对坐，说着话，突然听到她一句，“外婆走了”。我下意识地问一声，“真的”，便失了神。待回过神来，已是那种悠悠转醒的感觉，开始落泪。母亲说着外婆临终的时间和情景，我才知道，初夏时我一周的莫名不适，正是外婆弥留之际。我总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种人类其实完全不知道的能量传递方式，那一周我和外婆就是借着这种神妙的能量传递方式通连起亲情。可是，可是，我终究是没有和外婆亲作别，没有真切地坐在外婆的床边陪伴她生命的最后时段。我何其不该，我何其悲催。

次日，动身去看外婆。姨父领着我上山，到了一片在耕作中的坡地上。作物的内侧，是一处洞口，简易地由砖块垒砌了。外婆在里面，我在外头。她不知道她最疼爱的外孙，来找她了？我进得去吗？我和外婆，不就隔了几块砖吗？可怎么就成了她出不来，我进不去？这阴阳两界呀，人力不可越。盛夏的烈日中，我万般无奈地站在外婆面前，静默、呆傻。那几块多么残酷的砖，砖的四周已满是杂草，又是多么的凄凉。我见不到外婆，和她也说了话，我下意识地做着唯一能做的事情，伸手拔去一棵棵的草，断了它们无辜的生命。那个拔草的孩子，落着泪，深心里翻滚着悲戚、感激、自责、遗憾、无奈。

外婆一生极为坎坷，外公去世得非常早，她虽裹脚却得下地劳作，把姨妈、舅舅和母亲养大。种种原因，虽然高寿，却不能够安度余年。那些杂草在我看来像是特意显示出外婆生命中被凄凉的一面，引出我心中无尽的悲戚。母

亲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敬业，把我交给外婆带，方便自己工作。据说我二三岁的那段时间里每每是在外婆的背上睡的，她得背着我做家务。我读小学后，外婆来帮母亲打理家务，更是带大了我和弟弟。有时我不太分得清楚，我生命中母亲的印记更深还是外婆的印记更深。生命中的一个人，叫外婆，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妈妈。她说过的一些话，我至今印象依然极深。有时她使不动淘气的兄弟俩，就念叨着，“使猪唤狗，不如自己走”。多妙趣的话呀。这两个胡乱淘着的孩子，也常常让外婆很生气，气得捶胸顿足的，也算“猪狗不如”了。忆起这些，就在对外婆的感激中伴了自责，更自责于我上大学后到外婆去世的几年里，没有多回从幼年到少年度过很多时间的这个渔村看看外婆、陪陪她。我知道外婆是非常喜欢我、盼着我在她身边多呆些时日的，可我青涩得还不明白这些。这样的自责，便落在了手上，为外婆拔去杂草。母亲说，外婆弥留之际，非常整洁，神志更是清楚。那个交通远非今日便捷的年代，她反复交代，不用告诉我和弟弟回来奔丧。她是那么的体谅我，体谅身边的亲人。我知道，她其实内心里非常希望我在她身边。母亲按外婆的话做了，我便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更由此自责至烈。我无奈得只能这么追着外婆来，止步于一墙之隔，又把这无奈凸显了。

二十几年里，外婆依然在我的梦中、在我的思忆里、在我的神情恍惚间。我就这么在外婆的陪伴下，从青年长成了中年。岁月渐渐教会我，清明时回到父母身边，随侍老人，去祭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舅舅。不曾想，这略尽孝心的经历，却触动我意外地另添了对生命的理解。

几年前的一个清明，随母亲去给外婆和舅舅扫墓。舅妈和表弟、母亲和我，一并来到外婆和舅舅的墓前。打扫过墓场后，我按我的方式，向外婆和舅舅鞠躬，然后帮着舅妈，把一应祭品摆出来。舅妈上了香，对着舅舅说了一通话，她的神情、语气，让我几乎以为她真的是和舅舅舅面对面在说话。她说完了，转过身和我说话。舅妈说，舅舅在笑着，他知道你也来看他了，很高兴。我这一下恍然大悟。在这个叫清明的节日里，死去的亲人参与了生者的当下生活，是与生者一并“在场”的。因此，这一处安葬外婆和舅舅的墓地，此时已不再分阴阳两界，亲人间是可以

想念大伯

时常会想起大伯，每次想起，心底就涌起无限的感伤。父亲一共四兄弟，大伯一直在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汽车总站工作，退休最早，二伯从楚雄广通火车站退休，三伯在家务农，知天命那年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最小的父亲是军转干部、公务员退休。

几个兄弟里，相对而言，父亲和大伯的感情更深些，因年龄相差太大（大伯生于1929年，比父亲18岁），很多时候，在外面，会被不知情的人误以为他俩是“父子”关系，为此，闹过不少笑话。

印象里，清瘦的大伯身体硬朗，站如松，坐似钟，走路稳健如风，很少病痛。让我不解的是，花甲之龄他就开始蓄长须，使人错觉“苍老”，我觉得有些夸张，以他真实精神气神状态，实有“卖老”之嫌！他年逾八十时，还常跟我们小辈调侃说：“我这身体，对付一两个年轻人，没有问题。”把我们逗乐了。后来想想，大伯故意显露“老相”，或许跟他早早就当太爷爷有关吧！

大伯没有女儿，有六个儿子，除了老大在村里，其余都在香格里拉县各行业工作，均衣食无忧。最让他骄傲的是老五，我的五堂哥，他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学而优则仕”，从乡镇基层办事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现在迪庆州政法委任职，前途甚好。提起五堂哥，大伯就满脸溢光，是啊，正如他常说的“前人强不抵后人硬”啊。

大伯，人慈心善，退休回老家后，热心公益，村里红白事，常有他忙碌的身影。每天茶余饭后，他会习惯拿把锄头沿着村道清除两边的乱石枯枝刺丛，或端起簸箕抬土填补坑洼路面，做力所能及的好事。提起大伯，村里人都会竖起拇指说“好人一个啊”。

听父亲说，大伯当年还是全国劳动模范，曾被邀请到北京，在威严的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可能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谈资，只是他并没有跟我们小辈说过，估计同时代熟知他的人都知道此事。

大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说，以前大伯每次从总站回老家，或多或少，都要买些食品（多为糖果饼干），从不空手。一到家，就把糖纸剥了，把糖塞进奶奶嘴里，让她“尝尝”，奶奶说“一

会再吃”，大伯便哄道：“我看着您吃掉，我才踏实”。奶奶就把糖含在嘴里，慢慢品嚼，对爷爷也是如此套路，是啊，那个时代物质缺乏，爷爷奶奶孙子那么多，大伯是怕老人家舍不得吃，留给孙子呢。想想，现实社会，多少人都只想看下顾儿女，却忘了上顾年迈父母啊！

父亲说大伯对他恩重如山，缘于在他读高中的最后那个学期，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窘况，得知消息的大伯，立刻赶往信用社把存折里的全部存款：50元，取给父亲，帮他完成学业，渡过难关。谈起此事，父亲至今仍感叹不已。

大伯在家族里年龄最大，脾气也大，在家里还有点“霸道”。他说话时，是不允许别人插嘴的，有次，父母和我正坐在他家堂屋里听他说话，不知咋的，大伯母突然插了句话，惹得大伯立马沉下脸说：“你说来，我不说了……”大伯母埋怨道：“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啊。”却也不再吱声了，或许已经习惯，我们在旁边哭哭不得。

我的六个堂哥都怕大伯，记得，有次春节，跑长途客车的三堂哥悄悄去和村里几个同为驾驶员的朋友约起打麻将，通宵达旦“战斗”了两天，输了一万多，被大伯知道后，不仅遭到严厉训斥，还将三堂哥买给他的物品全丢出门外，事隔半年之久，父子关系才缓和。

大伯思想较守旧，也许是从小节俭惯了的缘故吧？有次五堂哥和五嫂去剑川买了几条鲜鱼回来，因买的价有点高，大伯便不高兴道：“我活到现在，从没见过这么贵的鱼，我不吃！你们自己吃吧！”弄得五堂哥和五嫂很尴尬，还是在父亲的劝说下，才消的气。大伯的脾气，是不分时间地点，只要被惹到，就爆发。

大伯文化程度不高，却知晓许多古言古训，富有哲理的诗句谚语，估计是跟我爷爷（曾是村里私塾先生）潜移默化化学的吧。他常教育我们：要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要我们“趁年少努力成材，到老年闲适开心”，让我们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还常说，“儿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儿孙胜过我，要钱做什么？”……以前年少，许多话，半懂不懂，也不敢细问，后

无碍地对话的。死去的亲人本来生活在过去，现在却跨越了时间上的断裂，从过去无缝般延续到了此刻。年轻的时候，我只以为，几块砖便隔了我和外婆；年长至显，我意识到，这一刻我和外婆其实并不相隔，她像是真切地在。这样的阴阳弗界、生死同在，不只是对死者的追思、恭敬，也是生者由以获得心理的认同、精神的归宿和生命的安顿。清明时，为逝去的亲人上坟，这是怎样富有人情味的生命理解，这是多么巧妙的生命形态，这是那么独特的生命意象。

一年之中，春节和中秋，以团圆为主题，是生者和生者之间的欢愉。为了这份欢愉，中国式的人口迁移不仅举世无匹，而且蔚为壮观。“春运”固然成了个大难题，却也在这看来不免异常中彰显了生命的动力和热情。清明，则是生者与死者的团聚。祈福的愿望、感恩的情怀，融合在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中，融合在生者对死者的恭敬中。大抵说来，中国的节日都不狂热，也不特别神秘，却是释放和承载世俗的欣然。春节恰是农闲之时，最适合生者的欢愉；秋高气爽时月明如轮，也最是亲情圆满之时。清明，正值大地复苏、生机盎然的时候。在这个时节里，生者与死者的团聚，谁说只是人情，岂非也合天理？

借着清明这样一个特意抽取的时间节点，极为精巧地将空间的阴阳、时间的今昔、生命的生死原本的分隔、断裂、互异，弥合了、融通了。这是赋予一个在天体运行上具有其特定含义的时间节点以生命理解，从而型塑了相应的生命形态，这十足是以人文契天文。

也正是借着以人文契天文所来的生命安顿、心灵归属，“向来路返回”的生命超越呈现出来了。向往昔的亲人处安顿生命，向生命所由来的血缘处安顿心灵，便是“向来路返回”的循环式生命，是中国式的生命的内向超越—自向超越。这样的生命超越，注定是有限的、不彻底的生命超越，却正是在有限的、不彻底的生命超越中，生命中向着超越性而去的趋势避免了极端、偏执。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指出的中国文化内含着避免极端性的特点，也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及其所内涵的生命理解中体现出来了。

且拙劣地改了那首著名的诗，另行表达本文的主题：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人来去为上坟；阴阳有界是往昔，生死同在今安魂。

李琦

杨腾超

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书多了，便也明白其中道理。

父亲退休后，经常回老家小住，节假日，我们也跟着回去。在老家，天蒙蒙亮，大伯就过来敲门了，主要是想和父亲闲聊，父亲起得也早，常常我们起来，父亲开水已烧好。大伯是看见炊烟袅袅升起，就知道父亲起来了。

父亲和大伯坐在板凳上，抽烟喝酒聊天，交谈甚欢，总有说不完的话。大伯跟我们说：晨不起床是猪，夜不归家是贼，要早睡早起，这样身体才好！想想，貌似话糙理正。

谁也想不到，平时伤风感冒都难得的大伯，曾经豪言可以对付一两个年轻人的大伯，会突然病倒，像一头老黄牛轰然倒地，主要症状为：食物无法下咽！几个堂哥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食道癌，晚期。

在他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专门回老家，陪护他（陪了40多天）。陪护他的还有我的几个堂哥堂嫂，我和妻也回去看望了几次，望着皮包骨头、日渐萎缩、面色苍白的大伯，我潸然泪下，无比的痛心。

2013年的“六一”儿童节，大伯驾鹤西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到现在已有7年，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存活在我心里，愿大伯在天堂里一切安好，永葆童心！

第十二届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主办

云南省文联
云南省作协
云南北辰高级中学
协办